

# 「迈向多元的性教育」座谈会

主持：陈宜民

引言人：吴敏伦、文荣光、刘惠琴、谢卧龙、何春蕤

**陈宜民**：我是阳明大学的陈宜民。我想，「迈向一个多元的性教育」已经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因此我想或许可以提一个讨论的大纲给大家参考。首先，这个多元的性教育内容里面应该包括哪些东西，或者说，不应该包括哪些东西，等一下各位引言人会有所发挥。另外，我们应该从几岁开始来对于新生代做性教育，出了学校之后，社会教育又要怎样地继续在学校教育没有完成的部分。还有，正规教育以外，社会教育应该包括哪些东西？不管是新闻媒体，或者是学术讨论，不同的管道要怎么样才能够给社会大众正确的性教育？最后，当我们给了民众性教育，但是他们有适应不良的情形，当他们去寻找所谓的性专家或者是性治疗专家、心理治疗师，甚至军训教官、辅导老师——这些所谓的专业辅导人员，他们的态度应该是怎样？我们在迈向多元化的教育的时候，那些人扮演的角色应该如何？我想这些都涵盖在迈向多元的性教育里面。首先，我就把时间交给香港大学的吴敏伦先生，请开始。

**吴敏伦(以下简称吴)**：我讲一点我心目中的多元性教育，提出来大家讨论。我心目中的多元性教育，第一就是要真正的多元化，也就是没有禁区，什么内容都可以讲，你不要怕会教坏了人。事实

上，只有在任何内容都可以讲之后，人才可以有个选择——明智的选择。我们的目的是要训练一个人能够有多元的知识，能够有一个能力去选择适合他的性观念。没有知识，他的观念不可能是对他最好的，因为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可能，因此我们需要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上，面对同性恋啦！婚前性行为啊！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看法，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法律来处理这些事情。有多元化的观念之后，才可以建立一个真的属于他自己的道德，然后他的行为才是对他最好的。所以，我认为多元性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多元的知识，提供多元的观念或多元的道德标准，告诉他性行为啊、或者爱情的追求啊！有哪些各种不同的行为，然后让他自己选择。

另外一个多元就是方法上要多元。我们不要只用一种方法去教性教育，而要透过不同的途径，正规的、不正规的性教育的方法都可以，不一定要会议啊、开个班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教性教育。父母啊、朋友之间啊！哪里都可以教性教育。传媒啊、娱乐的场所啊！也可以进行性教育。其实三级片啊、爱情片啊！里面也有性教育的内容的。这些不同的途径可以达到不同的对象，因为有些对象是不去开会的，有些不看书的，那么你性教育放在书啊、文字里面啊，其他的人就接触不到了。所以多元性教育也是多元的方法，多元途径、多元的对象，目的就是有知识的选择啦！刚才我说过，希望每个人到了某一个年龄，遇到问题要做决定的时候，真的可以做一个有知识的选择，然后能够各司其分，最后不同的人能够和平共存，互相尊重。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小了，不同的人——不同需要的人、不同性格的人、不同文化的人——越来越住在一起，他们接触的机会很多，如果每一个人

都希望将自己的标准放置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一定要某些方法、某些道德才行，那么这个世界就越来越多冲突、误会，战争的开启就是这样来的。这个世界越来越承担不起冲突，不可以再冒这个险，所以多元性教育的用处就在防止这些问题。

另外一个理由就是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变化百出，生活的方式也变得很多，常常有问题出现，常常又有再分配的资源以维持工作效率。所谓「效率」，一定要常常有变化的能力，这变化的能力不能在自己整个几十年生命中都用同样的标准，因为环境常常不同。所以我提议，性教育一定要零岁开始，生命的开始就要性教育，什么都可以教，他问你就教，他不问的也可以教，他不明白，没关系，孩子不明白的时候就走开了，不会教坏他的，等他有兴趣会再问你。我觉得由零岁开始到死的一天，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性教育，而且是开放的性教育、态度和方法。我想现在最好是利用人权啊、平等啊、自主啊、反歧视啊、选择权啊——这些说法来推行这个多元化的性教育，因为性教育所提出的东西其实也和这些有关，另外也可以利用社会既有的一些观念，比如健康观念啊、科学观念啊！来推行这个多元性教育。

教的时候要教什么呢？我想我们要教怎么样去找性知识，因为性，无论你怎么教，总教不完的。一个人有性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哪里去找答案，如果他知道怎么去找，他就可以安全一点了，即使你不在，他也可以自己找到他自己应有的知识。所以，除了教性的知识之外，还要教怎么样去找知识。

另外，我想应该教思考的方法、思考的训练和批判力。因为知识

很多，来源很多，怎么去知道这一个意识是真的还是错呢？某些理论是不是有理由呢？这就要靠批判力了，所以要教批判力的逻辑、思考的方法、平等的观念。当然有些人说这些训练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训练出来，那么他还未有这些能力的时候怎么办呢？未有这些能力的时候，我认为应该教他们临时的架构，但是同时告诉他们这些讲法是临时的，不是金科玉律，不是真理，是临时没有办法时采用的办法，但是有一天你认为我的办法不行，你就可以改变，我不一定是对的。我觉得这样教就可以做好多元化的性教育了。

**陈：**谢谢，刚刚吴敏伦提到几个重点，不过我想，多元的内容如果也包括了一些——比如说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但是接下来的一些很细的东西你也要教吗？是不是有个循序渐进的一套东西可以教？因为时间还有，我们还可以请他再发挥一下。

**吴：**很细的东西也可以教，但是如果对象年龄太小的时候，我讲过了，你讲细的东西他也不会听的，你看见他没有兴趣了，那么你就停了，就是这样。你怕什么？细就细，你先开始，然后他说没有兴趣，看见他没有兴趣，他走开了，就不要教了，反正他吸收不了了。所以我觉得细的可以教，但是因对象的反应来决定教的东西。

**陈：**好，下一位发言的是高雄长庚医院的文荣光医师。

**文荣光（以下简称文）：**大家好，我想用十分钟的时间向各位报告一下我自己对性教育的看法。我有四点报告。第一点是跟我个人的临床医疗经验有关系。我个人现在在高雄长庚医院的精神科服务，我那个科有特别的一项服务，就是「性心理卫生特别门诊」，在过去一年多来，我们已经看了将近两百位受苦受难的病人。在他们之中，

男性对女性的比例是二比一，平均年龄大概三十岁左右，都是黄金时期的男女；他们的性的心理问题主要是有性功能障碍，还有同性恋的问题，还有变性欲症——也就是性别认同的问题，从他们身上我可以体会到性教育的重要性，因为这些不幸的人十分痛苦。举例来说，对于性功能障碍，男性有阳痿、早泄，女性有冷感和高潮障碍，我发现我后来用的治疗方法竟然是用教育的方法治疗，而不是用什么打针吃药，不是用心理分析、精神分析，也不是催眠术，而是用教育的方法。来看病的很多妇女认为可以不必有性生活，可以不必有性享受，在婚后她丈夫不能满足她，但是她认为没有关系；还有某些妇女认为，丈夫是可以有外遇，但是她自己曾经在忍无可忍之下，去跟婚前的男朋友约会一次，被发现，然后就从此永无翻身之地，受尽丈夫的虐待，这样的状况也有，她也不知道怎么对抗，只是无可奈何。除了认为性是可以不必要的以外，可能还有一种就是认为性是肮脏的，自己的身体是不好的、是丑陋的。这些对性的错误认知，我从病人那边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的一套教育方法是透过录影带，透过沟通、讲解、看图说故事，还要去情趣商店买解剖的道具，然后来指导病人。所以我发现我的工作越来越像一个老师。至于同性恋和性别认同障碍，我从他们的痛苦当中感到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对他们人权的一个漠视，所以我认为，要清除歧视，性教育真的是非常必要的。同时，我想要激烈的批判目前我们教育部对性教育课程的错误认知，以及漠视、忽视（例如教育部有人提出纵容体罚教育的方案，想要让它合法化，这种做法就是令人痛恨的）。我们的身体是很美好的，我们与生俱来的身体是多么可爱，从头到脚都是很可爱的，可是竟然我

们的社会制约（或者社会建构）把我们的身体丑化，把我们人类的感情也都丑化了，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因此我第一点就要肯定性教育的必要，还有它的价值。

第二点，我认为性教育应该从自我开始。我们大部分人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性教育，所以我们无形中多半已经中了社会对性教育、对性爱的残害的这种毒，我们自己也不自觉；所以当我们谈到性，总是认为那是一种禁忌或者忌讳，而且不登大雅之堂，所以不便说，或者心照不宣。但是如果要做性教育，我认为大家应该以开放的心胸，尽量地去接触、去了解。当然，各位是十八岁以上，所以认知也比较有判断选择的能力，至于十八岁以下，我们需要给予适当的辅导，这个是必然的，这就是教育的理念。

第三点，我们的性教育要推展的话，要入境问俗。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必须适应本土社会文化环境的限制，我们这个文化是讲究阴阳的，性就被当成阴的，通常在黑暗中、在阴暗的、不公开的场所，大家就很容许，就做的很好；可是一旦曝光的话，那就会带来很多的焦虑不安。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环境推广推展性教育，应该要考虑到环境的限制。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很钦佩何春蕤教授的勇气，她勇于突破我们社会环境的保守风气，但是我们的社会基本上是含蓄的，我们也最好能够用讲究含蓄的方式来推展性教育。但是我本人还是认为提倡比较豪爽的这种文化观点，至少让我们的社会大众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有另外一种价值观，可以支持某些人免于太脆弱，被压抑到都好像盲目的要去自杀，可以避免这种默默的受苦受难。

最后一点。我想要谈的是，我们在台湾的最高学府谈性教育，我

们是菁英份子，社会中的少数，我们对社会大众真正的需要并不清楚，他们是不是习惯我们这样的言论？我们的论述他们很可能听不懂，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多了解基层社会民众的状况，我们需要多做一些研究，去接近他们，了解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这样才不致于使菁英份子跟一般的民众脱节。

根据我和一般民众接触的经验，我们大部分的民众还是很保守的，虽然我们的物质文明已经很开放、很进步了，但是我们的精神文明还是停留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像孔夫子的那一套，所幸还有另外一套价值观也存在，就是道家的那种观点。孔夫子是表面的，就是做给大家看的，道学则是骨子里面的，我们做给自己看，自己享受，所以道家讲究房中术、讲究采阴补阳，或者混阴跟补阳这种观念，这是很可取的。我认为滋阴补阳的观念对男对女都是好意的，这种价值观值得提倡，孔夫子的那种授受不亲、男女有别，或者是女为悦己者容，就是比较不平等观点，应该加以修改。其实也不必我们说，早在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人家就批判了，但是，别忘了一个事实，我们还是扬弃不了孔夫子的那一套价值观，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骨子里还有那种自约的力量存在，因为大家还是要讲礼义廉耻，这是我们做人做事相处的一个道理。但是，如何让我们天生自然的性能力、性活动、还有我们的爱情，能够不受到过分的制约或者扭曲，这实在是需要我们发挥个人的智慧，从自我要求来开始。不要以为你已经很懂了，不要以为你站在主控论述的阵营，就不能接纳对立论述的阵营，我们应该就像吴教授说的，要勇于去加入他们，去了解他们，有开放的心胸。我的报告到这里为止。谢谢！

**陈：**谢谢文医师。事实上，多元的性教育范围非常的广泛，我希望今天至少到我们结束的时候，大家能够讨论出来几个共识，我们可以写出来，可以提给李远哲院长，提给教育部的吴京部长。

问题是，我们的多元性教育倒底要细致到什么地步？在这多元的架构下，当我们要去请同性恋，要教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的时候，在什么时候该教什么东西？还是只告诉他一个很笼统的名词「同性恋」，然后接下去让他们自己去想像？当然，刚刚文医师也提到差异的问题、草根性的问题，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大学程度，都看得懂那种很多文字的东西，或者有办法去租录影带来看，有些人事实上是劳工阶级的，你怎么样能够涵盖到所有的阶级、所有的民众，使他们有办法去了解他自己的身体、了解他自己的性取向，能够适应台湾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能够跟其他的人有个互动。我想这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应该要思考的。接下来我们就请东吴大学的刘惠琴老师。

**刘惠琴（以下简称刘）：**主持人，各位朋友，我想坐在这边大家都很想讲话，1992年回台湾到现在四年当中，我参与过几次跟这个主题有关的大会，由不同单位主办，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论述，也有不同的争论点。这一场是很特别的，很像那种革命同志的兴中会秘密开会的那种，有点那种快感，这个快感要把它转变成社会实践，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有个宣示出来，要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我们希望性教育能够达到哪些目标，这要出来，然后要有意见管道提出去。

我今天想来分享一下我的观察，这两天的会议中，我看到的是两



个模式在里面吵。一个就是今天我们在大会里面很清楚可以看到的位置，也就是「社会建构论」，它认为人类和性有关的行为，基本上是社会建构而成的，换句话讲，没有单一本质的问题；所谓「单一本质论」则相信性有一个不变的真理本质在那个地方。这两套模式会影响性教育多少呢？影响非常的大。本次会议的第一场，傅大为教授和我们的精神科医生张尚文的对谈，就已经开始辩论了。可是，性教育是个实践方式、是个介入、是个改变，因此我们要思考，我们要用什么改变的方式，要带到、改变到哪里去？

假设我们相信单一本质的绝对价值标准判断，那么，我们的性教育不叫做教育，而是「治疗」。我们把很多在统计常态分配以外的观点称为「偏差」，或者「病」，可是来我这边的三、四十岁中年妇女，从她们的生活历史里面，我可以看到有些女人可以十年没有性兴奋，她没有病，她很健康，她在干什么？她在抗拒，她在抗拒父权结构。这种女人有病吗？没病，她健康的很！她有问题吗？的确她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因为病所造成的吗？这值得我们再进一步思考。从单一本质的医疗模式来看，当人类的性不符合常态时，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叫做「病」，可是社会建构论不认为那叫「病」，那是个自然的行为。因为她今天会这样做，有其社会机制在后面，她的行为事实上是对应这个社会机制而生的自然反应，我们要帮助她看到后面的建构。这样的教育方式，不是治疗，不是调整，而是要帮助她自觉，让她看到那个操弄她、让她没有兴奋的社会结构。

刚刚我们文医师讲过，每一个人都这么可爱，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社会中，爱是有条件的。心理学家常说许多人患了爱缺

乏症，你不要怪那些不会爱的人，你也不要怪那些觉得自己不可爱、或是被压迫、有被迫害情结的人，因为她没有条件，整个社会结构没有让她感觉到被爱，所以，你怎么样壮大她，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最需要尽的责任。

我把这两套模式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看的很清楚，今天我们这场出现的论述，跟即将来的一场国际性学会议的论述（注：由中华民国性教育协会主办的第四届亚洲性学会议），截然不同。我们可以用内容分析来抽取出这两场大会的思考模式，就很清楚了：一个是本质主义的医疗模式，一个是社会建构的多元模式，这两个模式所带来的性教育方向是不一样的。医疗模式其实基本上认为和别人不一样就是越轨了，需要把你放回去，这是调适模式，并不挑战外面的社会结构，我们看到不少心理学家或者是精神科医师都采取这种方式。而许多女性主义的运动者都想提出一个理念，「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改变社会结构是必要的；也就是说，个别差异是社会建构的，真正的关键不是要个人去适应社会，而是要社会更多元开放。

我常常在这种会议上看到各个领域各在自己的位子上，各说各话，鸡同鸭讲，但这个鸡同鸭讲其实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就好像我觉得最精采的一场是昨天早上那场，那样的对话基本上让我们看到，在传统的模式里面，我们性教育要走的方向是希望个人适应社会，把「偏差」找出来，放回规范中；所以，妳没有性兴奋就是妳有问题，妳没有欲望是你有问题，妳需要被治疗。另外一个观点则希望改变社会，它并没有一些先入为主对人的性行为的假定，它相信我们需要丰富的情欲文化，结构需要改变，所以这是个看重「改变」的模式。我

们整理这两套东西时才会觉得，每次我们的争论其实是有个系统在后面的，接下去就交给大家，也交给我们的社会大众，我们今天的性教育要走到哪里，由我们自己决定。

我的第二个观察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专业养出了很多问题。资本主义的专业分工之下，变成心理学管心理学的、社会学管社会学的，文学、哲学各个领域之间也不太对流，每个领域之内都有它的专家，都有它的伦理。我跟一些搞性教育的人在一起谈的时候，我说我们真的很感激何春蕤，今天何春蕤的那本书（《豪爽女人》）出来之后，虽然引起很多的争议，可是至少年轻的女性可以大声的谈「我要性高潮」，这样一个改变让我们的性教育工作者省了十年的功夫。可是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说：「那是搞运动的人做的事情，我们能做吗？」又是一个划地自限，好像搞性教育的人和搞运动的人、和搞心理治疗的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这边一再提醒，我觉得「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环环相结，大家爱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但是力量不要彼此抵消掉，这是我的期望。我自己是社会心理学家，我知道我的位置在那里，这两天会议中的一些文学论述对我帮助非常的大，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消化那些，我也没有能力去消化那些，可是这些论文的整理就很清楚，也使我更清楚在我位置上要怎么做，所以这个对流不该是很多无谓的争辩，而应该是对这个议题本身的丰富思考。

我觉得专业养成（尤其是偏科学取向的专业养成），常常强调它们在科学上的完善，以为科学是不带价值判断的；可是不带价值判断就没有办法解释「价值」，对价值无知，于是就无智、无意识的承担

了现有价值的霸权。当我们要求一些比较宽广的空间的时候，偏科学的人就说：「我们不是有意垄断的啊！所以我们不是霸权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已经享用既得的权力和利益，你必须往前再推一点，你有责任，你不能说：「我没做什么，我不是有意的。」你无意，也造成了这样霸权的结果。我作为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者，还可以坐在这里讲话，我知道我有责任。我必须做一些事情来改变社会，我的伦理就告诉我这样。

最后我想回到性教育的内容问题。哎呀！真的感激这几年很多国中出了一大堆事情，感激这些出了事的小孩，我才有机会被请去很多的研讨会演讲，我的题目通常是「老师的性别角色自觉和他的教育实践」，这是我自己订的题目，可是我在接触老师们的时候，真的是很灰心，到后来我都不想去，因为整个学习的过程非常的被动、非常的单向。换句话说，他们在抗拒，抗拒改变。

今天我们常常觉得性教育要从教材着手，可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教材，是「人」，是「教育工作者」。当然我他不讳言，我们今天的教育主管单位花了大把大把的钞票，我有的时候也是既得利益者，去拿一点这个钞票，但是我觉得常常是浪费，那些专家学者坐在那边讲开场白。讲了一个小时之后结束了，没有讨论，即使有讨论也不着重点。为什么不能够邀请第一线基层的老师谈谈他们的经验，帮他们整理经验。他们学校有开两性教育的课程吗？他们有上过女性主义的论述吗？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讲了半天，让这些老师们都无地自容，觉得他们在做一件错事之后，有一个老师举手。他说：「刘教授，我觉得现在讲什么都是白讲，你只要有办法，让我们

能够回到大学里面在职训练，我们再来修课。我们只要修你的课，或者修谁的课，修一门课，我们的改变就比较有系统，比较有深度。」他的要求只有这样，可是他做不到，这是结构上、体制上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教育工作者的价值系统需要重整。至于要怎么做呢？我想这就是大家要讨论的，但是整个方向上，我觉得需要多做交流，一定要从基层教师的经验出发，帮他重整，让他再觉察他跟社会的关联。「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当他接触到丰富的材料和多元的观点后，他才能在自己的位置上思考如何面对学生。

另外，我特地带来了国民中学的「健康教育」，是我女儿的课本，我为什么会带来呢？因为有一次，我那个国一的女儿非常愤怒的拿给我看，她要背参考书，因为第二天要考健康教育，她说：「妈，你看。书上说，男性大多勇敢坚强冒险，女性大多依赖温柔。这个要考，这是重点。」我现在讲到这里都愤怒不已。我两个女儿，我这么悉心的教导，落到教育工作者的手上，就是学这种东西。但是她还好，她会生气。什么时候性教育才开始？两性教育什么时候开始？应该零岁开始。为什么？因为你需要给她培养抵抗力。我的两个女儿现在进入我们的教育体制，我原来很担心，但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她自己会转化，她自己会跟你讨论，她的性教育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学习场所？不是健康教育也不是辅导课，是什么？是下课的十分钟。她们女生在下课的十分钟之内学会怎么叫床，她回来学给我听的。国一的女生！她还问我，你跟爸爸两个人在一起叫床是怎么个叫法？多可爱！

有一次她告诉我，她们隔壁班的男生给女生取外号，有奶很大的

女孩子被标为奶妈，那个没有大奶的被标成太平公主，结果太平公主回家哭了一天，奶妈回家高兴一天。我说，这基本上把女性的「性化」发挥到极致，老师应该把这个材料拿到教室里面来讨论。这个时候，她爸爸就说：「嗯！因为女生比较好看，男生没什么好看，才会这样子。」她爸爸总是尽量要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国一的女儿居然讲了一句话：「不会啊！男生那根翘起来也很好看。」我不想污蔑我女儿的名誉，但是我很骄傲。

我是一个家长，我有两个女儿。当我从真实生活的角度切进我们的性教育的时候，我觉得改写教材刻不容缓，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再整理也是刻不容缓。我建议大家回去谨慎的审阅我们的「健康教育」上、下两册，其中有一章谈美满家庭，里面开头第一节就是：「家庭是由一男一女所创造，美满的家庭关系必须要不生气，必须要子女要孝顺父母，尤其是青少年要体会父母。」我跟你讲，性别歧视、自我中心、强制异性恋，统统在这段文字里面。我相信现在教育部已经有一个委员会，进行两性教育的改革，可是我很怀疑这样的委员会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会建议应该有多元建构。就是说，其他的单位都可以具体的思考如何推动更开阔的性教育，那么至少我们有不同的声音出来。这个是我的一些浅见，但是希望大家赶快行动，因为今天在场师范系统、心理学专业的人很少，但是他们将来都是直接从事性教育的体制内工作者，我是觉得很悲观的。或许等一下有人可以给我一些乐观的理由？谢谢。

**陈：**谢谢！接下来是高雄医学院两性中心的谢卧龙主任。

**谢卧龙（以下简称谢）：**刘惠琴有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女儿，

我也有一个非常值得我骄傲的女儿。我女儿参加篮球冬令营，她现在小学六年级，所以是一个青春期女孩子，她觉得她队里面有一个同年齡的男孩，喜欢去碰她的身体，她觉得她受到性骚扰，结果她回来跟我讲：「爸爸，我被人家骚扰。」我说：「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爸爸，我觉得我明天要跟教练讲，要那个男的转队。」啊！我很骄傲，你知道我为什么骄傲呢？成渊国中性骚扰案的被害女生要转学，我的女儿却知道要求加害者转队。如果是我女儿转队的话，她就受到二度伤害，所以我说我有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女儿。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公开谈性，很多教育单位的人一直认为公开谈论性会造成性的泛滥；我不觉得，我准备了很多东西，所以我这样子一条一条来谈。性是心理和生理的结合，心理和生理的结合如果没有配合好的话，会产生很多问题。以下我要向大家控诉传统的性教育带给我的五个个案，在这些个案中都造成终生可能没有办法弥补的伤害。

首先，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对自己身体的形象非常看重，比如说长一颗青春痘，你就可能会想今天不要出门。我要讲的第一个个案是，有一个学生到我办公室来，他说有一天他爸爸要带他去割包皮，听说去割包皮的时候，护士要把他的阴毛给剪掉，他非常的害羞，所以他自己在家用电动刮胡刀把它给刮光。结果第二天去医院的时候，那个护士叫他把裤子脱掉，哇！大家吓一跳！然后护士兴奋的找了很多人来「奇观」。我那学生就从手术台上跑掉了。这个是身体形象带来的伤害。

第二个个案，一个妈妈带一个自慰的国中生到我办公室来，那

个妈妈当着我的面前说，会败肾啦、一滴精是几滴血之类的。她讲得很激动的时候，「啦！」就从她儿子的头打下去，那个国中生满脸的青春痘，被打的时候不是发红，好像是发紫。然后我就问他妈妈说，你这样子打下去，会在他这种自慰的行为上产生什么感觉？她说：「活该嘛！这个一定要把他给打死。」我说：「你难道不认为，这样子殴打的行为会使他对自慰或是对性的舒解，产生一种罪恶感吗？」这个是第二个个案。

第三个个案，在一次演讲之后，有一个太太到后台来跟我谈，因为她先生可能没有办法满足她的性需求，所以她非常的主动。但是她心理有一点没有办法克服，她的问题就是说，「我很主动，但是我觉得我很贱。」

第四个，我们现在很多国小的性教育是由卫生棉公司去教的，他们把男生都赶出去，然后留一群女生在课堂，因为她们是未来的卫生棉消费者。再说月经，女生对月经非常的模糊，男生对月经则有非常龌龊的感觉，张珏老师在台大做的研究里面发现，台大的学生——男的跟女的都一样——都认为月经是非常肮脏不方便的。

第五个案例，有一个学生在我的办公室跟我提到这问题，她说，有一天她在上游泳课，对游泳教练讲：「我有月经，所以我不能下游泳池。」那个体育老师就叫她在旁边休息。第二天她们上游泳课的时候，她又和他讲：「我有月经，我不能下游泳池。」老师说：「你骗人，昨天有月经，今天又有月经吗？」这个是我们的老师耶！

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性知识从哪里来？其实坦白讲，大部分的人都是由同侪或是报章杂志得来，也可能是道听途说。我讲



我的性知识是从那里来的。我念台中一中，男生的厕所是这样一格一格的，结果我们班上有一个长的比较高大，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喜欢这样子看，不但看，他还说：「哎啊！你歹（台语）啊！」我跟你讲，在念初中的时候听到人家说「歹啊！」好紧张，赶快问，那里歹？他说：「败肾，你小便开叉，败肾喔！」那个时候多紧张你知道吗？结果啊，他们家开性病医院，最主要是要促销补肾丸，他跟我讲：「我爸爸有那个一罐一百五的。」那时候我省吃俭用，去吃一罐一百五的，结果吃完以后他问你：「好一点没有？」我说：「嗯！肾可能比较强一点。」他说：「你第二天起床用一个玻璃杯小便在里面，然后过半小时以后看有没有沉淀，上面有没有一层透明的。」现在想到，我怎么那么笨啊？排泄物是脏东西嘛！脏的东西会沉淀，所以上头一定是一层透明的。结果我跟他讲：「有，有。」「啊！你歹啊歹啊！小便带精。这一罐比较贵，三百块。」结果我从美国念书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同学帮我开一个同学会，我几十年的问题才得到了答案：我本来以为全班只有我吃，结果一问，大家都吃过。所以，我要控诉传统的性教育带给我很多的影响，也影响了我说的那些个案。

刘惠琴老师刚才提到，老师也是性教育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多老师说：「我不能教得太深啊！我教得太深，学生把我取一个绰号叫黄色老师；我如果教得不够深入，学生就说，啊！你懂的比我还要少。」所以很多老师不愿意教，这个是人的问题。他如果是以很暧昧的态度教，也没有用，但是教材里面的态度却总是威吓的。「健康教育」课本谈到人体器官时，都以很工笔的描绘，但是它谈到性病的时候都是用赤裸裸的照片。我带了一篇谢小苓教授的研究报告，她指出

我们的「健康教育」基本上是在恐吓你，在教你怎么禁欲。但是我刚才已经说过，性这件事是心理跟生理的发展的配合，你回想你在青春期生理发展的时候，你会产生性的压力啦、性的焦虑啦！甚至性别角色的模糊，这些东西我们的课本里面都没有提到。刘惠琴老师也提到家庭的组成，书本上说美满的婚姻家庭都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去组成，因此我们的课本、或是我们的报章杂志常常讲单亲的家庭是破碎的家庭。可是大家想想看，有多少一夫一妻天天打打杀杀？那才是破碎家庭，其实有很多单亲家庭过得非常愉快。所以，太过单一保守的教材在我们的教学里面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刚才文荣光医师提到了性的禁忌，像食补、药补、采阴补阳等等，也许文荣光医师在谈的时候，有很多人很不以为然，但是在基层有很多的人都认为今天要跟太太做爱，所以今天晚上要吃十只虾子来补一下。像这样的概念，或是这样的性教育，确实存在在我们基层的文化里面，多元的性教育当然也要想想如何面对和自己不一样观点的性态度。

校园是大世界里面的一个小环境，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里面模拟性呀、爱呀这些东西。有些学校里，男生跟女生稍微一谈话就记大过，我觉得这个是很残忍的，因为当你离开了校门以后，社会里面是灯红酒绿，甚至有很多的陷阱，我们为什么不在我们的学校里面有一个模拟学习的机会呢？刚才有几个人都谈到性教育从零岁开始，其实教法也可以配合学生而有深浅的程度。像我自己在美国从事教育工作几年，我们在教性教育的时候，其实没有课本，可是老师在课堂里面养了一对鱼，大家可以观察公鱼怎么样向母鱼求偶，求偶以后母鱼怎么样把蛋产在水草的叶子上，然后公鱼跑到上面射精，用胸

鳍拍水，把精子都散播在卵子上面。你叫小孩子来观察这些，他们不但看到性，还看到了一个生命的繁衍，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像一只蜜蜂、一只蝴蝶从花上采蜜，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传授花粉，它达到一个繁衍的功能，这个也是一种性教育。所以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知道什么叫性教育，并且随着年龄层而有不一样的内容和方式。

另外我要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专家学者都在讲社运的人、念文学的人不应该谈性教育，应该是「专家」来谈。我不觉得。坦白讲，我刚才提到那么多个案，我不想让我的女儿同样的受到这样的待遇。老师教得不好，谁应该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我觉得或许父母可以弥补我们的教材的缺失，所以我们现在在高雄有一个座谈会，要用十一次来谈父母如何开口与子女谈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教材不足，我们的老师训练不够，因此我们要求父母学习怎么样面对青少年的子女。吴教授刚才提到，人人都是专家，我觉得我们的情欲就像我们的食欲一样，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去压抑它，而要很自然的去谈，父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非常好的一个角色，因此在两性或是性教育的推广里面，我建议应该有一个多元文化背景的工作小组，共同以各种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考量来促进一个适当而多元的教育。什么叫适当？我不晓得，可能我们还要再定义，但是随着不同的年龄层安排不同的教学，比如说你不可能在小学生的面前谈「同性恋」，我觉得可以另外用一个间接的方式来谈些情欲的问题，像我刚才提到一只鱼射精，其实在幼稚园里面，他们会说鱼把精子分布在卵子的上面，措词不一样但是讲同样的东西。所以多元文化背景

的一个工作小组应该要产生，而不是只有在那个教育部的训委会里面，产生一个「两性教育顾问委员会」，然后性骚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再叫我们去开会。

最后，我想套用卡维波在他的论文里面的一段话，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一些议题，也许有一天会变成死的隐喻，新的性多元文化还会带来新的隐喻、新的差异。我们前面有很多人谈性教育，工作了十年、二十年，我们没有说要混灭他们在性教育里面的贡献，但是我觉得有新的时代、有新的议题、有新的隐喻，这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探讨的。我讲得非常的用力，我讲得非常的激动、讲得也非常的乱，可是，结论就是说，多元文化的性教育，需要一个多元文化背景的工作小组来促成。

**陈：**谢谢！接下来，最后我们请中央大学的何春蕤来做十到十五分钟的发言。

**何春蕤（以下简称何）：**其实我对性教育的关怀出自于我对教育的关怀。今天有这么多人开始对台湾关心，提出本土教育、另类教育、反教育、体制外教育的想法，在这么多教改声浪当中，如果谈性教目的时候还是过去一样采取党国机器宣导的一套标准方法、一套标准公式的话，那么，显然教改之风需要快快扫进主流的性教育才行。

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跟教材相关、和教法相关的事情，对我而言，性教育牵涉到的其实比这个层面还要更广。我今天基本上要讲两件事情：第一个，性教育就是教育，你怎么看教育，就要怎么看性教育。第二个，性教育目前最缺乏的不是禁欲的教育、不是卫生的教育。

育、不是健康的教育、不是生理的教育，而是愉悦（踰越）的性教育、爽的性教育、自在的性教育，和人格养成直接有关连的性教育。

我先讲第一部分。在思考性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常常被人质疑正当性，刚才谢老师已提到了，就是有人质疑我，一个研究文学的人为什么会去思考跟性教育相关的事情呢？其实，我的关切是出于我对运动的关切，特别是妇女运动的关切。这么多年来，我在妇女运动的场域中，一直觉得有一个环节是缺少的，这个环节就是——女性主体的再生产。也就是说，难道我们每一代的女性主义者都要等到同学们进了大学再来组织女研社，再来重新反洗脑吗？难道我们在性的领域当中一定要等到人成了年，有钱去跑性门诊、去看性治疗师，才尝试去面对我们对性的感受吗？难道我们在这个眼界上面不能够看到佛洛伊德，或是昨天我在论文里面提到的赖希所谈的，不是治疗式的精神分析，而是预防式的精神分析，也就是预防式的性教育。这种预防式的性教育，当然不是现在很多人所说的什么教一点尊重啊、教女生一点如何自保啊！我所说的预防式的性教育是根本在教育过程中培养大家享受情欲，开拓情欲能力，以便消除掉那一种因为性压抑而充满各种敌意和焦虑的人格结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对于教育或者性教育的关怀，事实上出于我对运动主体的关怀，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社会运动场域当中实在看到我们被过去的包袱缠绕着的一些无力的感觉，一些我们愿意挣脱但是还没办法挣脱的东西。

在另一方面，如果要谈教育的话，我本来就是教育专业，我本身就是在教育事业里面做事的人，所以我对教育体制里面研究方法以及教育方针有的一些什么样的局限性是蛮清楚的，而我也希望能突破这样

一个局限性，超脱那一个实证研究、行为科学导向的研究方针。因此，我才会在读完了教育学位以后，再跳到文学文化的领域里面去，文学文化领域是一个非常开阔、有很多不同方向的领域，这些多元的眼界可以使我们不再把教育当成一个技术性的训练或研究过程，而可以用社会的、文化的、人文的胸襟来面对我们的情欲文化，思考改变的可能方向。

另外，我对性教育的关切也出自考虑到台湾现实脉络之内的脉动。在过去几年当中，妇女运动所推动出来的一些社会动力很快地就会被一些主流的论述所吸收，比方说国家定位的论述，或者像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性教育的论述，尤其在发生各式各样和情欲相关的现象时，我们就发觉性教育又增添了一份正当性，增添了一份集中资源的理由。问题是，这个资源的集中，集中到哪里去了？是集中到哪一种性教育？如果是像刘老师所批评的那种「健康教育」的课本的话，那么，多元性教育的急迫性真的是很高。因为我们看得到那种相信单一本质、单一标准、单一道德的性教育，是另一种中央集权的威权主义，而且它不单在社会事件当中得到它的正当性，同时也在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中得到它治疗模式的正当性。也因为这样，所以性教育对社会运动而言，是一个不得不关注的题目，因为它和我们希望生养出什么样的主体（权威人格或是开明自主），有直接的关联。

其实，我之所以把性教育跟教育连在一起看，是因为我不觉得性有什么特别的，我甚至不觉得性教育有什么特别的。如果我们现阶段在教改的潮流之下，开始认识到教育不应该是灌输式的、填鸭式的教育，不是单一的、教条式的教育，那么我们就要用同样的思考方式来

思考性教育，因为性教育本来就是教育而已。在新的教育理念之内，对于性教育的思考当然不是像原来那种单向的灌输，也不是唯一的道德绝对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民主的，多元、要鼓励差异、尊重独特性，不要规范式的言论，而在这方面，前面几位其实都谈到了。我希望比较具体提出的是，我们其实现在也有很多思想资源可以运用，比方说这两天会议中被多方批判的性学研究。性学研究当然有它某个程度的保守性，但是它的进步性和它在历史眼界之内某种程度的开拓性，是不容否认的，也因为这样，所以在性学、心理学，甚至公卫系统里面都仍然有很多有眼光的、开明的人，他们所做的研究和资料需要被我们继续的拿出来讨论运用。

对我来讲，一个比较理想的性教育教室里面应该没有一个固定的教材。陈宜民刚才问，到底要教什么？我会说，并没有什么固定统一的教材，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有的经验、所有接收到的讯息，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教材，成为我们在教室中讨论的材料、交换的资讯和经验。我们需要的教育不是要背诵一套教条纲领以便我们知道「正确的性知识」是什么。「正确」这两个字，我希望能够在这一次的会议中被扬弃。我们不需要「正确」的性教育，我们需要「实用」的性教育，需要一个开阔的空间来谈我们每一个人具体生命当中的性经验、性感觉、性资讯。

我认为，我们的性教育首先必须要认识我们自己情欲文化的历史，这可以跟很多其它课程连在一起。我们的历史课、我们的文化课，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些叙述，这里面为什么不能够包含对于我们情欲文化的认识呢？这样一个认识当然要有历史的眼光，我觉得其实现

阶段我们看到的主流性教育、性学研究，蛮大一个缺陷就是没有历史眼光，只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式的文化自大眼光，认为我们的民情风俗如何独特、如何优越、如何永恒不变，而没有看到我们的固有文化包袱并不定是我们唯一的可能。中国人一直不断在转化当中，孙中山先生心目中想像的中国人，和李登辉想像的口袋揣着「孙中山」在全世界游走的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意象；所以，我们需要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眼界来对我们的性文化加以探讨，在性教育的教室里认识并反省那塑造我们情欲价值观、情欲倾向、情欲模式的整体文化。

另外，我认为这样的性教育必须是我们现在潮流之下的「人本」的性教育。换句话说，教材、教本、讨论内容都不是由教师或教育体制一手决定，而是由学生主体来创造。我们不要假设孩子们是没有「性经验」的，难道我们相信只有异性恋的性交行为才算是性经验？我认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性经验，各式各样身体的触摸、快感的营造，各种对于情欲经验的憧憬、观察、感受、幻想，这些都是我们的「性经验」。每一个人都带着各式各样的性经验行走人生，而且这些性经验都在我们的文化脉络中不断被诠释、被理解，这就是我们认识自己身体经验的过程。比方说，透过这些文化过程，每当女人遇见了陌生男人碰她们身体的时候，女人们的直接反应就是「我在被骚扰了」，这样一个对「骚扰」的认知和感觉当然和当下的文化环境有关，同时也影响了女人会用什么方式来反应，这是一个需要被细致思考的事情，以便找出突破文化结构的策略。换句话说，当我们一旦认识到情欲的复杂性和社会建构的过程，或许我们对于性骚扰是什么会有更细致的看法，而不是过去那种「只要是有人



碰我，我不高兴，就是骚扰」，这样简单的定义或许都需要被我们再思。

我之所以觉得性教育一定要从个别主体的具体经验交流出发，而不是从一套单一的标准教材出发去认识器官、认识责任，是因为如果我们以现有一般主体的感觉、现有一般主体的位置，来思考现有的骚扰、现有的性和现有的情欲，那当然都是很有局限性的。我们总是要思考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有没有可能突破。那么，新的突破、新的创意要从哪里来呢？我认为，由于我们拥有不同的文化经验，个人有不同的观察和体认，因此经验的交换变成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我常常觉得 1993 年我在进行「性心情工作坊」的整个讨论过程就是在经历「性教育」，因为我们每一个组员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彼此的叙述，认识自己情欲的形成，也认识周围的文化在我们身上所施的力，以及个别主体发展出来的突破策略。教育难道不就是这样吗？难道教育是一个黄褸包袱里面装着统一的教材要传给所有的学生吗？教育难道不是让主体有机会用自己的方式，透过彼此的经验感受，来认识自己的文化、认识自己的局限、认识自己的可能、认识突破的能力吗？如果这是教育的话，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焦虑的问：什么时候要教什么？什么时候要开始教？这些问题都假设了某些成人、某些专家可以决定所有其他的人可以接受什么「知识」。我所说的性教育正是要破除这种由上至下的教育方法，而改用真正富有民主精神的教育。

另外，我也觉得在性教育的教室里，除了认识自己的文化、认识自己的个人情欲史及其形成之外，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还有什么情欲资源可以使用。比方说，看 A 片不但可以在女生宿舍看，还可以在教室

看，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当然也不一定集体看，也许有人喜欢独自看，有人喜欢跟两个人看，或者有人喜欢快转看，有人喜欢慢转看，这都不一定的。每一个人的口味喜好和速度不是完全相似的，所以我觉得色情资料的不断生产、不断流通成为一个非常必要的条件，才能让我们的情欲文化更丰盛，而且唯有接触各式各样的材料，并且被鼓励开发实验，才能刺激创意，减少压抑的挫折感。

我也希望强调，现在主流的教育缺少的很大一个部分就是愉悦的性教育，这个「愉悦」同时也是「踰越」的；前面的「愉悦」是叫 pleasurable，很愉悦的，后面的「踰越」是 transgressive，也就是说它是超越某一些现有的界限的。主流的性教育常常认为愉悦是要保留到婚姻之后才开始享受的事，因此反对婚前性行为，认为性不能踰越婚姻的框架。在学校的环境内，性教育更强调青少年年纪太轻，不够成熟，不能开始愉悦经验的探索，要他们等到成年，等到结婚再说。这种做法事实上是一种年龄歧视，也就是社会成见决定了某个年龄层的人才可以享受情欲，另外一些人就不可以。目前我们听到的法定年龄都是 18 岁，可是这个法定年龄是个很任意的决定，1920 年代德国的情欲法定年龄是 24 岁，只要是 24 岁以下的性行为就是与未成年的人通奸，是有罪的。像这样一种合法年龄的设定，事实上有它历史文化社会的权力考量，是需要被我们反省甚至踰越的。

我们的性教育里面要求「尊重」的时候，其实是放在一个从来不尊重主体的环境里面。如果孩子自小未被成人尊重，从未看过尊重主体意愿的榜样，而总是被成人剥夺自主的权利，那他要从哪里学「尊重」呢？我们的性教育在要求「责任」的时候，只有一种责任，这种

责任我在《豪爽女人》里面已经用「赚赔逻辑」讲的非常清楚。那种责任连男人都根深柢固地感觉得到：「我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做了以后要负责任。」女人做了这个事情以后，就想：「我要他负责任。」这样的「赚赔逻辑」其实渗透了责任观，而这个责任观和我们的一夫一妻体制，和那个压迫女人数千年的贞洁观念整个扣合在一起。换句话说，这样的尊重和卖任事实上是复制了现有的权力结构。性教育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和所有的威权教育是一样的。

我们目前的主流性教育也专注于教如何保护自己。当然说这个话的时候，都是对于年轻的女学生讲要如何保护自己，而保护自己的过程当中传达的讯息，就像周华山的论文提到的，先假设了女学生的脆弱，先假设了女学生不能够处理事物，然后我们再说你要保护自己，好像四处都是敌人。这样一个主体位置的教育，事实上只是限定了女孩子们对自己的本身的定位，和她对她环境的认识，剥夺她探索别种自我意识的机会。这种保护自己的教育，充其量只是让女孩子长得更脆弱而已。

另外，现在有很多人喜欢讲的就是，除了尊重、责任、保护自己，还有一个很强调的，就是要「真爱」。我每次听到这两个字都会去想什么叫做真爱，对讲求「真爱」运动的人而言，「真爱」是有很明确的内容和形式的——就是婚前没有性行为，婚后不外遇。可是，难道真爱只有这么一点单薄的内容吗？真爱的拥护者对于什么是真爱有那么严谨的规范，难道对于情欲的流动和多变一无所感？或者只是用最严厉的禁制来抗拒并压抑可能的流动？作为对自身的期许，真爱运动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它挟着制度化宗教或国家机器的力量，构

成对其他情欲模式的具体压力，并且借着那些力量大加扩散时，我们不禁有点担心起来。毕竟，人人在生命史中形成的愉悦口味不同，需求不同，应该有权利为自己作选择，而不必承受单一公式的限制。从这一点来看，追求愉悦／踰越的性教育，绝不自我设限为现有主流的情欲模式，反正现有的情欲模式对很多人来讲也不太爽，我们需要开发一些别的情欲模式。在这个时候，别人的经验，别人爽的模式，我们透过交换、透过沟通，可以有一个资讯的集锦，而且，这个交流的过程当然是平等的，当然是不设底线的，当然是不预先规范的。由于我们是在讲的过程当中认识彼此对于情欲的感觉，因此，先不要说性应该是什么？性教育应该教什么？我应该学什么？而是先问问：我有什么经验？我有什么感觉？这个感觉是在什么具体的经验中形成的？我的文化对我身上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些什么样的助力？有些什么样的资源？

性教育是培养愉悦能力的教育。愉悦，也就是「爽」，不是什么天生的能力，它是对于自我身体和感受的成功操控。在性压抑的环境中，我们当然也会个别发展出愉悦的方式，但是这些愉悦因为没有支援，也比较少资源，所以常常是焦虑的、罪恶的，甚至是自私的、掠夺的、充满敌意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善意的、更丰富的、更多样的情欲环境。在这里，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激进的美学教育的领域，对于人生有些什么样的看法，有些什么样的境界，有些什么样的资源，到哪里还能找到更多，到哪里还能开拓，要如何鼓励那种转化挪用的能力——这些难道不是教育要思考的事情吗？当然，性教育也要思考这些事情。谢谢。

**陈**：谢谢我们五位发言人都已经依序讲完了，接下来我们就开放时间给各位来宾来发言，最后我们要留十分钟时间，让每位引言人有机会能够再做两、三分钟的结论，我们现在就开始。请举手发言，我没有点名的就请你不要自动发言。请后面那一位。

**王干龙**：大家好，我叫王干龙。各位革命党，我是来卧底的，因为我是真正师范系统的。我的工作呢，我在台湾省国民学校教师研习会，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把教育部分下来的工作变成教材。我今天来这边得到很多观念上的突破，因为我们也在设计正式课程里面的性教育课程，可是我觉得有几点必须要突破的。我是从现实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学程上的问题，在目前正式课程里面，小学的健康教育现在是道德与健康的教育，一个学期每周只有两节课，在这个课程中，每学期可能只有两小时是真正上性教育，六年就是十二小时，如果再加上国中的，顶多再几个小时，在这样的局限之下，究竟要怎么做性教育。

第二个问题，像我们现在在设计课程的时候，也是希望从冲突面切入，就像我们也是有设计「尊重」的问题，提醒男生不要用性来取笑女生，可是在讨论的时候，老师要怎样去引导？因为事实上，在那么少的时数之下，我们老师的专业能力真的是很有限。像我以前曾经在小学任教过，那时候小学也有卫生棉公司去学校上课，我就必须负责把男生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时候我就想应该跟男生也谈一些，可是很多老师在现在的状况下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我希望拉回到性教育的现实。因为我觉得今天大家觉得对于「爽」这件事情比较有兴趣，但实际上怎么做可能有一点落差。谢谢。

陈：我们再接受几个问题，等一下再统一回答。

张珏：我是张珏，台大妇女研究室。我想，在我们落实性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很清楚提出规划，但是我也接受不同的学门用辞不一样。我希望有更多女性主义观点来谈性，我们要听一百个阿妈的故事，或者是女孩子的声音，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验是什么。我有一位同事在做有关经期的调查，让女孩子自己去记录三个月之内每天的感受和月经的关系，事实上，我在台大学生的不同年次中都看到对月经有那么多的负面说法，我也看到大学生这几年有他的转变，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我是特别强调，言辞要简单，我们要有研究。我自己也开始在做一些调查，其实有很多男性，二、三十岁以后对性就是慢慢在减低，但是在这上头的说辞很少。我们需要有很多人的声音来呈现，不是小的交流，是更多的数据，而这个数据不是那种假象的数据，而是真的生活的呈现，我想这个是我提出来的。

陈：下一位，台大医院的王浩威。

王浩威：谢谢。我记得我去年到台大医院工作的时候，我同事就跟我说我还没到就很轰动，因为另外一科的主治医师说：听说你们精神科来了一个共产党。我的意思是说，事实上即使是在医师里面，即使是精神科医师，恐怕也有很多差异。但是每个人虽然理智上会说，我是社会建构论的，你是本质论的，其实还是偶尔忍不住会有本质论的倾向。我很佩服刘教授、谢教授和吴教授的努力。我也蛮希望下个礼拜在亚洲性学会议上他们也是一样精猛英勇。

陈：下一位，请。

林文淇：我是中央大学英文系林文淇。其实有很多要讲，但是

时间很有限。刘惠琴教授刚才提出来，希望我们给她一个可以乐观的信心，我觉得可能很难，事实上真的很悲观。如果我们去检查现在整个环境中有什么样的性论述，在性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压抑，然后想想怎么样去对抗这些论述来解决这些性压抑所造成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是很悲观。台上的主讲者所提出来的各个领域的看法，我想要面对的问题是很大，我就针对何春蕤刚才提的两点谈一下我的想法。我完全赞成第一个说法，性教育就是教育，可是问题是现在教育问题这么样难解决，我们可以想像性教育会多困难。第二个，性教育可能是要教导一种愉悦的教育，这我也完全同意。

我现在想要提出的是，针对这个现实面，到底何春蕤刚才提的这两点不可行？第一个，如果说现在教育问题已经这么困难，然后性教育可能更困难，那么是不是我们在做法上，可能就不应该把性教育当做教育来推动，而是应该就特别针对性教育能够争取到多一点的资源，以便在性方面可以做比较好的改善。

第二个，教导「性是一种愉悦」这样的一种理想，到底在做法上是不是能够对症下药，真的解决性教育上的一些不适当性？还是说为了达到这个理想，可能中间必须有另外一个阶段，考虑现实的问题，可能不应该这么快提性的愉悦。这个是我的困扰。到底是直接提示比较能够对症下药？还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理想，可能中间应该先解决掉一些现有的问题，一些比较不愉悦的部分？谢谢。

陈：下一位。

刘子彦：我叫刘子彦，我提两个问题，第一个，既然要坚持多元的性教育，那么你们为什么没有连结中国传统上道家对男女的性教

育？为什么没邀请中文系统人也来参加会议，发表论文？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请教刘惠琴教授，佛洛伊德老早就讲过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是相冲突的，要是太早提倡性教育，教孩子如何快乐，那么他很年轻的结婚，像五十年代有很多工厂女工，十六、七岁就出来做工，很快地就结婚生小孩，她没有再受比较深的教育，也就是把她的发展给落后了，谢谢。

**陈：**谢谢。

**听众甲：**我是辅大大传系的学生，我想说多元性教育的对象有另外一群必须被开发，他们通常站在第三地，他们对性教育有很关键性的影响力。有时父母说、老师说都可能不如电视说、或报纸说。社会观念的架构有一部分是媒体推波助澜的，另一部分是媒体建构的。请问专家老师们，如何对媒体实行多元性的教育？

**陈：**好，值得思考的问题，还有没有？陈光兴，请。

**陈光兴：**清华大学陈光兴，我的意见大概主要是针对在场的两性教育委员会顾问。今天的很多言论基本上是异性恋中心的，也是家庭中心的，整个思考问题的模型还是在那个环节面打转，假如这些委员到时候真的会产生影响力的话，我非常担心性教育还是再重新巩固家庭、巩固异性恋，只是到最后也许让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异性恋、快乐的家庭。或许那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不好的结果就是把一些其他的边缘性主体排除在外，那可能也没什么不好，可是不好的结果就是说，各位要当多元性教育委员会工作小组成员的时候，会变成我们批判的对象。

**陈：**谢谢陈光兴。谈多元性教育，目的很单纯，就是要让我们的



小朋友或让民众了解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性；当他适应不良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办，当他碰到切身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去适应或者去找书。我们讲预防胜于治疗，就必须给他基本知识，否则他并不晓得这些事情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会一直很有罪恶感，接下来他就会去寻求很多不正确的解决方法。下一位。

**司马拓荒：**是这样，我的笔名叫司马拓荒，我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会员，我必须说明，今天拓展性教育的困难瓶颈在哪里？就是我们的教育行政官员，这些行政官员的性教育不足，观念又偏差，这个才是一个很大的瓶颈，他们的再教育是很重要的。

**听众乙：**请教台上几位，我们现在谈推动多元性教育，是不是能够更清楚引进「性别平等的性教育」，以消除性别歧视？

**傅大为：**我是傅大为，关于性教育这个题目，虽然我在教育界，但是提到这个题目，我是觉得有点头痛。传统的性教育给我们相当刻板化的感觉，刚刚台上几位都强调「多元」，我也感觉太自由主义式。我们也许应该先了解一下，我们在台湾，性在社会上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进行？如果我们这些东西没有很清楚的先有一些了解，而只是把传统性教育的一些内容、细节上面做一些改变的话，我自己感觉不到会有多大的帮助。比如说，刚才文荣光教授讲到中国道家的养生之说，我不晓得这种东西在台湾社会的今天，它的影响力会有多大？还有，好像真爱运动和宗教也有关，这些民间的力量是如何规训关于性的事情？如果我们对这些民间的操作没有一些比较进一步的了解的话，我们也许只是替国家和新台湾人的时代提供一个新的服务而已。

**陈**：好，我们再两个问题，然后我们让引言人回答完之后再回来。

**庄君萍**：我是东吴大学社工系的学生，我叫庄君萍，我记得在四年级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上「婚姻谘商」，然后老师让我们看了 A 片，里头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介绍不同的体位，另外一部分是教男生如何戴保险套。看完那个影片之后一个礼拜，我听到同学说，他们去士林夜市的时候再也不敢买那个烤香肠来吃了。这是一个小小的故事，不过，如果今天我们的教育部真的有心来从事性教育的话，请问刘惠琴教授，他们可以从哪里开始？谢谢。

**陈宜民**：谢谢。再一个问题

**卡维波**：常常有人说，我们今天谈性别、谈妇女解放，可是我们对台湾的性别是不是真正了解？女人在这个社会里是不是真正占着被支配的地位？我想这个同样的论述可以应用到性上面。当然是很复杂的，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社会有一个东西很清楚，就是同性恋、性变态、性偏差、通奸的、滥交的，她们就是被压迫的一群人，她们的性偏好和别人就不一样，但是她们因为这些差异而被压迫，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事实。如果现在还不认识这个现实，那么请赶快认识。让我回应陈光兴，如果同性恋得不到平反，事实上也不可能有愉悦快乐的异性恋。为什么？因为异性恋不是只有一个样子，被压迫的异性恋还没有出柜；异性恋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异形，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千奇百怪的偏好口味及实践。另外我还想提出一点，有的人把今天的性问题，都归纳到十九世纪以来性科学所创造出的「性」观念和建构出各种不同的性认同，以致于这些变态、这些偏差被打压，然后这些人再

来推论一切性科学都有问题，性的现代化、性的启蒙部有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本质化，这些性科学、性教育、性启蒙在很多社会里都有它们进步的一面，性教育这个战场是不能够放弃的。简单来讲，不管它怎么烂，局势如何悲观，这个战场要打下去。

**陈：**柯乃荧，请。

**柯乃荧：**我是高雄柯乃荧。我很喜欢看 BBS 上的「性版」，最近有人在版上问了一个问题：我第一次跟我女朋友做，我女朋友喊痛，我该怎么办？有人回答他说：你要温柔一点啊！要慢一点。还有人说：没有关系，前面几次会痛，后来就不会痛了。很有趣的是，他们同侪之间会作出反应，那个说多弄几次就不会痛了的人就被修理了。我想讲的是，现在的性教育其实很清楚是上对下的东西，什么时候让学生的声音能够出现？让那个主体能够出现？第二个是说，我自己是在吴医师的那个性卫生特别门诊里面工作，我注意到，有很多同性恋是快乐愉悦的，他不会来找我们，有很多很愉悦的恋物癖、恋高跟鞋癖的，他也可以自己在家很愉悦。那到底是谁不愉悦而来找我们？通常是一些苦闷的同性恋，还有一些是父母亲知道儿子、女儿是同性恋之后，变成很苦闷，来找我们，希望我们把孩子改过来。可是这个时候的工作通常是教育父母亲怎么去接受孩子，所以我想这个在立场上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医学界其实还是需要自我再检讨。

**陈：**我们现在就回到发言台这边，是不是请每一位引言人针对刚刚提出的问题发言，还是从我的右手边第一位开始。

**吴：**我认为多元性教育一定要是愉悦／逾越的，你们说逾越，在香港我们讲是「出轨」、「出围」。如果你不出轨、不逾越，你就是

做传统的性教育，那没有用，你做了等于不做。

怎么样落实？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要在学校教性教育，不可能靠一、两堂课，应该是每一个教室都要教，在各种教材里将性的内容提出来。比如你教数学计数，这个星期吃了五个苹果，下个星期吃了七个，你总共吃了多少个苹果？但是你可以改一改它，这个星期性交了两次，上星期性交了三次，总共是性交了多少次？将性当成平常的例子来谈，那么学生就觉得这是可以问的啦，可以谈论的啦，每一个老师都可以讨论。

媒体是很大的影响，所以做性教育的人应该常常和媒体合作。我们和传媒合作很多年了，开会的时候，你将你的观念讲出来影响他们，他们可以受你的影响，你透过和他们的合作，做性教育的节目，然后慢慢影响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传媒来访问你，这也是教育他们的机会。

行政官员嘛，我想他们是没得救的啦！你们要等他们退休，然后升一批新人上去。那么新人怎么样教？在大学里面教呀！在大学里面对所有学生进行开放多元的性教育，那么将来的行政人员就可以对性教育有好的帮助了。

文：两分钟，我就长话短说。第一点，性教育在观念上不只是做爱的教育，也是做人的教育。我们要做好爱，做好人，做一个成熟健康又善良的人，这才有益于我们的生命。我们所需要预防的是避免性被滥用，其中无知、误解都会滥用它。所以具体的建议：不管怎么样来促进我们多元化的性教育。行动上最好能透过立法院，我们今天的一些讨论所做成的白皮书，可以送到立法院、到教育部，可以要求健

康教育课本的编审委员会广纳各方面人才的意见。

第二点，实证研究实在是必要，我们如果要多了解一下我们基层社会民众的情况，就需要多做实证研究。像道家的影响、养生的哲学观，实际上我们知道是相当流行，只是缺乏实证的研究，我们将来有可能会做。

最后一点。做男人也是很辛苦的。我看的病人男性多、女性少，并不是说女性不敢来医院，其实男性更多人不敢抛头露面来医院，所以这点也值得深思。两性是有差异的，虽然我们基本上希望互相尊重，要能够得到公平的、平等的对待，可是他们先天上的差异，还有现实环境的差异，还是要体谅，最好还是能够采取中庸之道。

刘：我是本地的教育体系长大的，我是这个教育系统出来的，所以我原来对两性教育一点概念都没有。后来我在美国五年，因为我小孩在那边上学，所以我就是以一个家长的身分看到他们的教育。很多事情在我们这边认为是不能做的，在那边都做了，包括小学就让他知道同性恋家庭的存在，他们在修订课本的时候，就介绍小明的家庭是有两个爸爸，或是小明的家庭是有两个妈妈的，同性恋的家庭型态是可以介绍进去的。所以不管教材要怎么写，但是整个的目标是要把它扩张，至于说要放在健康的哪里，我想都不重要，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隐藏的学程」。所以我的回应就是说，因为时数有限，所以你很难放到一门课里面，但是你要活用下课十分钟，你要活用说话课，你要活用很多非正式课程里面的师生互动。这个师生互动最重要的教材是老师，所以你们要支援老师。我们常常怪老师教不好，对不起，我是老师基层出来的，我要替他们喊冤，他们没有支援的系统。

所以两性平等委员会，绝对不能在县市政府成立一个就算了，绝对要落实在每个学校自组一个。这个委员会做什么事情？它要去发展支援学校的正式课程和非正式课程中都有平权的意识，像国文、历史，所有课程里面现在都有性别歧视，妇女新知很早就做过研究，我们国文课本里面，男性、女性出现的比例是九比一，女性出现的时候多半是嫔妃啊、或者是护士啊！我们现有的每一科其实都有这些东西。所以你这个委员会就是要负责去修改这些，然后你要支持老师的价值再重整。另一方面，老师们自己要组成一个谘询小组，一个自我检验跟支援的系统，因为我们都受到过去的一些社会化的影响。所以我比较具体的建议就是说，请我们教育部或者是主管教育的官员要注意对教育工作者的支援计划，然后请不要一个萝卜一个坑，拼命想开新课程。我们要灵活运用「隐藏学程」的概念。这个是我的建议。

**谢：**刚才提到健康教育的时数太少，其实那是质跟量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我女儿在幼稚园的时候，有些老师是从平面图来教什么是消防队员，消防队员的工作是什么，但是我女儿的学校登记所有家长的职业，然后邀请家长进来介绍自己的职业，这个才是亲子教育，才是一种立体式的介绍。像有一个家长是消防队员，全副武装背着氧气筒、斧头进教室来自我介绍，他的儿子后来说，我不晓得我爸爸这么伟大，他不但把全副武装都搬进来，甚至于把消防车都开到学校来，让学生轮流爬上去看，我觉得学生在这种教学中懂的绝对比平面的多。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班上有一个学生自杀，你怎么处理？你应该用讨论的方式来跟大家讨论，这个课题在教材里面是绝对没有的，但是一个老师必须具备这样的智能——我们等一下

再来谈怎么样训练老师具备这样的智能——要主动和学生讨论这些东西，我想学生自杀的问题会在那里，闷着会发酵，讨论以后，大家才会把心里面的话都讲出来。同样的，如果有性骚扰的案子发生，或是性教育方面的问题发生的时候，老师应该利用很多不同的课程，就像刘老师刚才所提的，有很多的时段你可以去运用。

刚才有人说，我们希望教育部怎么做。我坦白讲，我在一年以前就退出那个两性委员会，因为我对它批判得非常厉害，因为我不愿被收编。教育是由做基层教育的第一线教师或研究人员来做的，我认为一个公领域的资源不应该由一小撮的军阀、财阀，甚至学阀来掌握，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已经退出那个委员会，我们对它不要寄望太多。刚才有人提到行政人员的再教育、老师的再教育，我想这本来就很重要，因为老师是一颗种子。当然早期的性教育协会做了很多老师的训练，他们的功能、他们时代性的任务，我们也非常的肯定，但是公领域的资源绝对不能有年龄、性别、特殊人口、种族、宗教、教育程度、社经地位的偏见。以不同的说法来做性教育的工作，越多的人越能容易了解，吸收就越好，这是非常重要的；由太小一撮或者一个人来主导性教育，他很容易就掌握大权。「正确」的性教育或是「正确」的性观念很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我想，我们可以再找时间来讨论一下。

**何：**「多元」是相对于现在的「单一」，所以它并没有什么绝对内容或终点。回到刚才师范体系问的性教育的实际面，我们每次一谈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有时数的问题、老师的问题，我也知道有这样具体的问题在，可是所有的教育不都有这样的问题吗？我们现在面

临的教改的整个的想法、讲法，有些人说吵的好厉害，好像乱七八糟的样子，可是原来那样不乱的制式教育又很好吗？至少在乱的过程当中还有点机会，有些另类的可能，有些别的教育的形式出现。我不主张把性教育特别的隔离开来教学，性教育不是特别在某两个小时谈性，性的表现有很多层次、很多不同的文化层面，而且在不同的课程里面都可以教性。比方说，思想的课程就可以讨论有关「性」的一些常识中的谬误，我自己从吴敏伦写的《禁果与人生》中学到了怎么样用最直接的、通俗的方式来指出性这个层次上最常见的谬误。愈是常识的迷思就愈需要被破解，吴敏伦用最简单的语言写了，而这样的资源已经在我们周围，要谈性教育吗？就拿这本书以及别的书到各种课堂上去教啊！

当然我也要强调，我不太有信心在正统的体制里面会做得好性教育；以一个社会运动的眼光来看，真正的希望在于文化的彻底改造。换句话说，性教育的支援系统不是在校内或各层级政府的平等委员会，性教育真正的支援系统是在较外的社会运动。当各种社会运动推动了一些社会张力出现，也提供了一些多元的言论放在那里，那就是教材啊！每一天的报纸、每一天的电视都可以被当成教材来使用，只要我们肯花点心思去用。我们并不是一定要有一套什么样完备的东西才能教学，因为这样的一套东西往注意谓着某人已经以上帝的身分确定了对性应该知道什么样的真理。我对这种成套的东西有万分的抗拒，我觉得应该有多元的教材、多元的价值观、多元的教学法；这么一来，老师教得当然很累，可是老师所面对的困难不是来自于一个颞颥无力的教育而已，老师现阶段所面临的苦境其实和家長面对的苦



境是相同的——都是在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里的不安和无所施力感。当一个社会快速变迁的时候，价值观变动很快，整个社会的架构变动很快，运作的方式很快，资讯进来的很快。面对这些，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困难。我们大家都处在一个非常快速的生产体系当中，感受到那样的压力，可是，也因为这个样子，新的东西不断地流进来，也促使我们有机会去思考或许还有别的方式、别的做法。

另外，回到我是不是悲观、乐观的问题。我一向没有这样来评量自己，可是每个人都以为我很乐观，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讲话的时候有某一种激情、有某一种信念吧！可是我觉得这不是乐观、悲观的问题。我总是想，如果过去女人连字都不识，而现在能读博士、能在国会的殿堂中辩论、能在各行各业中做各样的事情，我就不得不满怀希望。只要我们介入，只要我们施力，只要我们花功夫，只要我们愿意为改变世界付上心力，我们就有机会。美国有个诉求女人的香烟广告说：「宝贝，你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已经走了多远！」如果我们往这个方向想的时候，我们不但不会太过份悲观，我们也不会太过份理想的乐观。教育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性教育也是一个复杂的事情，但我不认为性教育特别的复杂或特别的困难，我们怎么样用心、用力去推动教育改革，就也要用同样的心思、力量、资源、自我改造，来想性教育的事情。

还有，愉悦不是能够被「教」的事情。当我在谈愉悦的性教育的时候，我事实上向往的是一个鼓励多元、鼓励差异的文化环境，这样当然就是一个开放的环境，好让我们每个人的「柜」在打开的时候，在我们出来面对自己的性的时候，能坦然自在，毫无羞愧，不受罪恶

感的苦恼。这样的环境，绝对不是性教育的教室里面，而是在一个整体的环境里面。当社会运动推动着我们的社会文化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少在性的事情上面产生焦虑、罪恶和敌意时，性教育才真正有希望全面开展。而对抗这些焦虑、罪恶和敌意的最有利（力）武器，不是道德，不是自我压抑，更不是惩罚，因为焦虑、罪恶和敌意正是来自这些压力。相反的。唯有更多自发的愉悦，唯有那些完成他人的愉悦也达成自己的愉悦的性活动，才能消除那些负面的心理情绪和身体僵化。

因此，要创造有利于愉悦发展的环境，绝不是老师拿一套教材来教学生如何爽，我们需要一个性资讯和经验能够自由流动的环境，这个流动就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多愉悦的可能。我们的愉悦口味可能不同，但是可以参考别人的经验和想像，来促进自己的想像和经验。而且我们在开放多元的环境里面才能够把情欲的「柜子」都显现出来，能够有更充分的自在坦然来出各式各样的柜。

最后打一个比方，如果在过去的威权体制之下，曾经有过政治的白色恐怖，曾经有过二二八的迫害事件，而平反后大家对于政治言论自由觉得十分可贵，那为什么大家看不见性方面的白色恐怖？看不见我们（特别是女人）在和性有关的议题上的沈默噤声？难道大家不觉得主流的威权式性教育是另一种一言堂？是另一种既不开明也不多元的做法？

**陈：**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不过也许我们还可以再听两个意见，请。

**王浩威：**刚刚陈宜民重复问，什么时候开始同性恋教育？我的

回答是，当异性恋教育开始的时候，同性恋教育当然也就可以开始了。

**朱元鸿：**东海大学朱元鸿，我提一个和今天主题不太搭调的想法：到底谁需要性教育？刚才在座的几位谈到特别是有问题发生的时候，比方说刘惠琴特别谈到她很感谢这些学校里面有这些事情发生，使得她能够进入讨论，或者有人觉得需要去文先生的性治疗诊所去看病，或者像谢先生说，当教育体制召集一些人来组成委员会，处理特殊问题，这个时候都是我们所谓感觉到需要性教育的时候。也就是说，性教育的作用就是这个样子，当有发生问题的时候，它才成为一个问题。其实以我们个人的经验来讲，不管是同性恋或异性恋，我们长大的过程中自己都找到愉悦的方式，愉悦本身不成为问题，那么事实上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生命经验来讲，性教育根本就不需要，也不成问题。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何春蕤刚才讲的就已经导引到一个矛盾，就是说事实上性教育不是一个特定的计划教学，而可能只是一个愉悦意见的交换，连这样一个愉悦的交换意见的假设，也是假定现在的状况不完美，而我们需要更进一步让它完美、让它更愉悦。但是真正的愉悦可能要在你都不把它当做一个问题的时候，才是真正愉悦。

**陈：**好，我想我们已没有时间了，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从公共卫生的角度问：为什么需要性教育？我想，预防疾病是一个理由，或者预防某个人因为不想了解性而有一些偏差的想法——像罪恶感之类的。今天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各位有提了一些，我简单的做一个结论。

大家提到家庭的定义要扩张，我想可能大部分的与会人员都有这

样子的共识。我今天带来一张海报，这海报是希望工作坊在今年要印的海报，由希望工作坊的两位义工担任主角，他们都已经出柜，经过大家深刻地讨论后完成了海报，所以我想，家庭的定义要扩张，对希望工作坊来讲，是预防爱滋病的第一步。所以在性教育里面，我想各位可能也会同意，家庭定义的扩张是重要的。另外，可能需要起草一份性教育的白皮书，如果我们称呼下个礼拜要主办亚洲性学会议的中华民国性教育协会是主流的话，我想我们这边非主流的各位专家学者应该鼓励大家参加何春蕤发起的这个「性教育改革联盟」，来促成性教育白皮书出现。

另外，我想「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这个想法非常好，可以在各级学校形成这个两性自主教育的委员会。

还有最后一点是吴老师提出来的，他提到如果时数没有办法再增加，有困难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在别的科目里面利用它的教材，来谈论性教育的一些东西，时数不会占用到，影响却可以再扩充。这让我想到，在哈佛大学，当我们讨论如何对医学院的学生教爱滋病课程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决议，我们不是另外开一个爱滋病是什么的课，我们是组一个委员会，然后把在医学院里面的所有课程拿出来看，在免疫学里面，是不是在某个地方就应该要讲到跟爱滋病有关的东西？在讲皮肤的这门课的时候，有些地方就可以提到，所以我们没有增加学生上课的时数，但是我们达到教育要放东西进去的目的。我想这方面或许我们可以组一个委员会来检讨现在我们的课程里面，那些东西在举例子的时候，或者在教材里面，就可以放进两性自主、性教育的这些观念。今天因为时闲的关系，我非常谢谢与会的人士，最后把时

间交还给大会主办单位，谢谢。

**何：**下面我们进行一个简短的闭幕式。我只想讲几件事情，第一，这次的会议得到很多人的协助，我在这里希望特别感谢中央大学在财务上面对我们的倾力支援。还有，特别谢谢中大基金会也给我们经费的支援。另外，我们对于中央英文系这一年当中对性／别研究室的支援，也特别感谢，只有在这样一个友善的环境之下，性／别研究室才能够成长的很好。另外我们有协办单位，是台大城乡所的「性别与空间研究室」和清华大学的「两性与社会研究室」，对我们都有非常多的协助，为我们借场地和提供工读生。另外，媒体的朋友、运动界的朋友、工作人员都很辛苦，我们都谢谢他们。

我觉得这次的会议其实有几个蛮重要的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这个会议的论文和讨论在本地的公卫系统和医学系统主导的性论述之外开创了一些不一样思考层面。这些层面有历史的、有文化的、有社会的、有人文精神的、有性别的、有性偏好的，而且对于权力关系是高度敏感的，而这一类型的几个层面，事实上在我们现在主流的性论述、性教育里面都是十分缺乏的，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成果能够慢慢的深化本地对于性的讨论。

此外，我觉得这次的讨论也可能让我们大家开始认识到，性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性不是那么一个自然发生事情。相反的，性是很复杂的，性在人与人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在社会的群体之间也有差异，性经常是纠葛在矛盾冲突的力量中的，而且，性是需要被我们正面的对待、正面的去处理的，它需要更友善、更坦然的文化环境滋养。这一次的会议算是为这方面的讨论开了一个头。这恐怕不是一次

学术研讨会可以完成的，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在这个方向努力，我相信这一次的会议已经有一些具体的成果出来，希望让本地的情欲讨论。能够有更多层面，更多思考的空间。明年的五月我们在「四性研讨会」上再见！谢谢大家。